

# 岁月清浅处，人生向阳时

## ——评胡美云的散文叙事美学

□乔志兵

读到胡美云的散文集《时光清浅，一路向阳》，我深感荣幸，文中从细小的碎碎念，在时光的温暖里，在生活的点滴里找答案。作者从自己的视角看世界，在孩子清澈的眼睛里，读出真、善、美；父亲的背影里藏着伟岸和勤劳，看着绿皮火车一路送女儿去追求诗和远方，既渴望又不舍；看母亲的言语里，藏着温馨的爱，菜园的快乐时光，有收获，有喜悦。在这里踩着棉花糖的云，拥抱柔和的风，给河山披上有红、有绿的衣装，也有生命的光。

胡美云擅长观察生活和人至善的一面，并给这些赋予最真诚和崇高的称号。她远嫁在东南沿海，喝过故乡甘甜的泉水，手上隆起的伤疤也是一朵洁白的云，并在闽南长出花，长出翅膀。胡老师的散文集，里面的光在外面转，在她的眼里、手里、心里，也在一个眼神，一片落叶里。

在《岁月静好》里，散文胜在“情真”与“境美”。它没有宏大的叙事，而是通过对生活碎片的精致打磨，作者非常擅长运用光影和色彩来构建画面，使文字具有很强的镜头感，多重色彩深化主题，制造了张力。巧妙的对比与映衬，新与旧，成人与儿童以及“柒柒”的视角。文章的语言风格与内容高度契合，呈现出一种“慢”的美学。作者在“旧时光”的深沉凝视下，拟人化的处理，让文章充满了童话般的温馨。情感的投喂和物我交融，对“光”的感知极为敏锐，利用转换来表现现实与记忆的穿插，营造出一种电影般的蒙太奇效果。虚实相生和感官通感，就和文中那句“儿时的月亮从未走远，儿时的自己一直就在身边”一样。

在《人间清欢》里，散文的结尾堪称神来之笔，将文字的情感推向高潮。作者擅长捕捉那些极具时代感的烙印，让文字充满了真实的质感与温度。情感表达克制而深沉，没有过多的抒情与议论，却在平实的叙述中蕴含着动人的力量。文章结构清晰而富有层次，情感脉络由感伤走向释然，完成了一次心灵的自我疗愈。情感的递进，将复杂微妙的情感层层剥开，展现出人到中年的真实心境。文章的语言风格温婉细腻，既有诗意的流淌，又不乏哲理的沉淀。画面感的营造，哲思的融入和节奏的把控，读来如行云流水，节奏舒缓，与文章沉静、怀旧的基调完美契合。



在《向阳而生》里，文章巧妙地运用作为叙事的驱动力，文章没有局限于对某一阶段的感怀，而是以一种全景式的视角，审视了人生的完整历程。情感表达细腻而真实，通过对具体场景和细节的描绘，让抽象的幸福变得可感可知。打破“中年焦虑”的迷思，串联人生的幸福链条。在空间的交汇，构思里找到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具象载体，文章的语言风格平实自然，如话家常，却在平淡中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力量。传承的闭环：“我们都曾是听故事的人，我们也将成为那个讲故事的人。”

胡美云的散文集，在平凡中找到光和爱，在碎碎念里找到甜，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美好。我们都可以在时光机里，一路向阳而生。

胡美云的散文集，在平凡中找到光和爱，在碎碎念里找到甜，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美好。我们都可以在时光机里，一路向阳而生。

# 从泥土里长出的文字

□徐晨

“在我的眼里，母亲的脚‘短小精干’，脚力出奇惊人。那时，要到黑井二十多公里山路，背一捆牛腰粗的柴去卖掉，才能买到盐巴。来回两天，翻山越岭，出门进门，两头摸黑，脚力差的人根本吃不消。”读李光彪《寸草晖》中的这段文字，我仿佛看见一位瘦小的母亲，踏着月光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背上压着几乎与她一般高的柴捆。那双脚，走过艰辛，也走过坚韧，每一步都踩出了生活的重量。

《寸草晖》这部散文集分为“风物脸谱”“母亲肖像”“乡村胎记”三辑，收录了《一朵鸡枞的契约》《一碗情深》《带块石头进城》等作品。作者以母亲为圆心，叙说血脉亲情；以乡土为胎记，解读人与动物的依存密码；以草木为物象，诠释人与自然的生存法则。书中呈现的不仅是云南楚雄的山水地理与民俗风情，更是作者个人成长的生命印记。

读这本书，最打动我的是那些关于饥饿的记忆。在物质丰裕的今天，年轻一代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只碗也能成为故事。可李光彪在《一碗情深》中写道，因为打碎了自己的碗，他只能与二姐共用一只碗吃饭。这样的细节，记录了一代人的成长史，也照见了时代的切面。饥饿或许是一个人成为作家的催化剂，正如莫言所说写作最初是为了吃顿饺子。李光彪少年时的饥饿记忆，成为他人生最初的动力，支撑他从乡村走到城市，始终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。

可贵的是，作者回望那段艰难岁月时，没有怨怼，反而带着一种松弛与温情。他写母亲的能干，写乡村的质朴，写草木的清香，处处透露着对故土的眷恋。《开满茶花的脚》中母亲背公粮的身影，《一碗情深》中亲情的温暖，都让我们看到，即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爱与坚韧从未缺席。

《带块石头进城》这个题目颇有深意。作者把自己比作一块山里的石头，被时代带进了城市。无论在城市生活



多久，他的内心永远住着故乡的月光、鸡鸣和流水声。这种“石头”般的质地，正是当下许多人渐渐丢失的东西。在城市化的浪潮中，我们习惯了水泥森林，却淡忘了泥土的芬芳；习惯了快捷便利，却疏远了自然的节奏。李光彪的文字，像一根纽带，将我们与土地重新连接。

读《寸草晖》，我感受到一种朴素的温暖。作者用真诚的文字告诉我们：无论走得有多远，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；无论生活怎样变化，那些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品质——坚韧、勤劳、善良、感恩，永远值得我们珍惜。这部书不仅是个人的故乡之书，更是献给所有游子的一剂良药，让我们在奔波忙碌中，还能记得回望故乡，记得自己从哪里来。

茶话品书

# 以评悟诗 以爱传情

□陈伟雄

在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习惯了快餐式阅读，很少静下心来，细细品读一首纯粹的爱情诗，更少见有人愿沉下心来，为一位诗人六十余载的创作之路，撰写一部真挚厚重的评论集。著名评论家韩锋的《纵情水月——董培伦爱情诗选评》便是这样一部难得之作，他为读者推开了董培伦先生情诗世界的大门，也让大众重新审视爱情诗在当代文学中的本真价值。

这部评论集精选了董培伦先生自1958年至2024年创作的129首代表性爱情诗，完整地勾勒出诗人一生的情爱创作轨迹。韩锋跳出晦涩的学术框架，从情感内核、哲理思想、语言特色等多个维度，对作品作了全面且系统地剖析，让整部评论集既有学术厚度，又不失温情。

作为当代华文诗坛重要的爱情诗人，董培伦先生是“湖畔诗社”创始人之一汪静之先生的衣钵弟子，一生坚守纯情诗创作，台湾乡愁诗人余光中曾以“情人老去，而爱不朽；诗人老去，而诗年轻”赞誉其创作。

在不少人固有的认知里，爱情诗无非风花雪月，评论集则晦涩难懂。可翻开《纵情水月——董培伦爱情诗选评》，全然打破了这份刻板印象。韩锋先生并未用高深的理论堆砌文字，而是以平实客观的笔触，带领读者深入诗人内心，将抽象的诗意，转化为可感知、可共情的情感表达。为写好这部评论集，他反复研读诗作，梳理背后的时代背景，更数次踏访诗人生活过、动情过的地方，这种潜心深耕的态度，让文学评论回归到文本解读、情感共鸣的本质。

韩锋在评论中，精确挖掘出董培伦爱情诗独有的深度与格局。他并未止步于诗歌的字面意境，而是提出极具价值的文学观点：董培伦的爱情诗，不止书写儿女情长的“小爱”，更饱含家国情怀、人间温情的“大爱”；不止记录个人的情感悲欢，更镌刻着一代人的心灵史诗。这一解读为理解董培伦的爱情诗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。

六十余载创作生涯中，董培伦笔下的爱情诗，涵盖了青涩初恋的悸动、朝夕相守的温情、离别相思的缱绻，以及岁月沉淀后的隽永深情。这些诗句通篇以爱情为核心，却始终围绕真诚、坚守、希望等美好品质展开。诸如《坚强的离歌》中，“记住，明天要面带微笑告别 / 切莫叫泪花在眼眶里打转”，显示了军人炽烈深沉的家国情怀；又如《盈盈满的相思海》里，“不管你走到哪条水边 / 都会遇到我的殷殷期待 / 不管你留意还是无意 / 总有我的心花为你盛开”，流淌着诗人对爱人无尽的爱意。韩锋精准捕捉到这一内核，客观阐释了董培伦的作品打动几代读者的关键：并非依靠华丽的辞藻，而是源于情感的至真、语言的至朴以及境界的至美。

在艺术特色分析层面，韩锋紧扣董培伦先生诗歌中的“情景、意象合一”的特点，着重分析自然意象与深沉情感的完美融合，让诗歌美学价值得以充分展现。大海、明月、浪花、回声……这些寻常意象，在董培伦的诗中被赋予鲜活的生命，成为情感的载体，而在韩锋的评论里，这些意象又被注入了灵魂，美学肌理被层层拆解，通俗晓畅的文字，让不懂诗歌的人也能读懂诗意。譬如解读《月光》时，他剖析诗人以月光为媒介，将意象融入恋人的柔情，勾勒出水兵月下思念的温馨世界，带我们坠入满是缱绻思念的夜晚；剖析《天地间那只矫健的红蜻蜓》时，他对红蜻蜓意象的深刻解读，让我们读懂诗人丰盈的内心，以及对美至死不渝的追求。

读完《纵情水月——董培伦爱情诗选评》，我体悟到一份珍贵的文学传承。董培伦先生一生坚守纯情诗创作，在喧嚣尘世中守护爱情的纯粹与美好；韩锋先生则以专业的评论角度，为这份美好发声。两位先生，一位以诗写爱，一位以评解诗，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。他们共同印证了一个文学命题：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变迁，真挚的爱情永远动人心弦，纯粹的诗歌永远拥有力量。

本版邮箱: yzwbmzps@163.com

